

晋察冀人民抗日战争史参考资料

第 5 辑

# 长 城 抗 战

晋察冀人民抗日战争史编委会  
冀 热 辽 分 会 编 辑 室 编

晋察冀人民抗日战争史编辑部

1982年 8月

## 出 版 说 明

### 一、出版本书的目的：

- 1.为研究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提供参考性资料。
- 2.为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积累资料。

### 二、本书是一种辅助资料，属于内部参考性质，保存资料性质。这一性质决定：对来稿一般不作大修改，以保持原件原貌；如有不同意见，欢迎争鸣。

### 三、本书系内部发行。发行对象为参加晋察冀抗日斗争的老同志和部分党史、革命史、战争史研究工作者。

### 四、本书选材范围：

- 1.凡不应公开发行的文件、文献资料。
- 2.有史料价值的回忆材料。
- 3.研究论文、商榷文章。
- 4.敌伪资料。
- 5.其它不够成熟但有一定价值的材料。

凡拥有上述资料的同志和单位，欢迎供稿。稿件一经选用，即致薄酬。

### 五、本书为多卷本，从第一辑起陆续出版。出版先后，不定顺序，随到随印随发，以求尽快到达老同志之手。

### 六、本书每辑字数一般在七八万字左右；亦可根据资料情况，灵活处理，长短咸宜。

### 七、这套资料由张侠主编。

### 八、本辑共选收资料十篇。这些资料扼要地介绍了热河沦陷及长城抗战的情况，仅供研究抗日斗争史参考。

### 九、本辑由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委会冀热辽分会编辑室冀若宁负责编校，张圣洁等协助校订。

## 目 录

热河沦陷及长城抗战概况 .....	( 1 )
长城抗战前热河形势一瞥 .....	赵 毅 ( 18 )
赤峰沦陷记 .....	( 28 )
万福麟在热河的溃败 .....	王理寰 ( 32 )
汤玉麟放弃热河的实况 .....	唐精武 ( 38 )
日军侵热和张学良下野 .....	王卓然 ( 56 )
长城抗战概述 .....	黄绍竑 ( 68 )
冷口的失陷 .....	石彦懋 ( 90 )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 .....	何基沣 ( 95 )
古北口抗战纪要 .....	杜聿明 郑洞国 覃异之 ( 103 )

## 热河沦陷及长城抗战概况

伪满洲国建立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把它的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占领热河，进逼平、津。在日本侵略者看来，热河省是属于“满蒙”的总概念之内的。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板垣征四郎，在他一九三一年三月所作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中说：“从战略上观察，满蒙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岭、七老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相隔，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sup>①</sup>在“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炮制的第一个拼凑东北傀儡政权的方案中，即把热河置于所谓“新国家”之内：“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在这以后的各种“建国”方案中，也都把热河划入其“领土”之内。

伪满洲国建立的前夕，日本侵略者曾试图以武力并吞热河。一九三二年一月，日军侵占锦州后，曾经企图乘机侵占热河，因遭到辽西、热河义勇军和东北军骑兵第三旅的阻击才暂停进攻。二月中旬，关东军派到通辽一带组织伪蒙古自治军的松井清助大佐，纠集伪“蒙古自治军”的头目甘珠尔扎布、小葛根等三路进攻热河。热河骑兵部队事先得到情报，配合义勇军在开鲁附近进行了有力的阻击，粉碎了这次进攻。松井亦在此役中毙命。<sup>②</sup>

〔日〕《现代史资料》7，第139页。

②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2卷，第86—89页。

伪满洲国建立之初，由于北满抗日义勇军声势浩大，多次出击，辽西各地义勇军也纷起抗日，牵制了日军很大一部分兵力，加之国联调查团来东北调查，日本暂时不敢以武力进攻热河，而采取促使汤玉麟归顺的方针。伪满洲国建立后一个月，即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所谓的《热河政策》，其中规定：“暂时以支持汤玉麟、使之从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其具体办法是：

“修复通辽——开鲁间的道路，暂时开始以汽车通行，修通北票线；同时便于热河间的往来，并恢复开鲁、北票、北平方面的有线通信和热河与奉天间的无线通信，便于正确了解满洲国的施政情况以及我军情况。在开鲁及北票，尽速配置我方联络员，必要时，则派遣军职人员。

“在朝阳、赤峰、开鲁和承德扩展飞机场，使易于联络，逐渐对开鲁和北票派遣一部分兵力。

“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从速派遣现役军官，作为热河警备军的顾问。第一次预定派少佐级的人。

“确定在旧热河省内西刺木伦河以北设立兴安省，以渐进主义为原则。又指导省民（特别是蒙古人）使之歌颂兴安省的行政，或其他省份的保护政策，使其自行服从满洲国的统制。”<sup>①</sup>还要求汤玉麟派出代表。

尽管这些措施设想得很周密，但对在四个多月就踏遍了东三省的日本侵略军来说，对这种“渐进主义”的办法，并不怎么感兴趣，只是当作一种权宜之计。七月三日，日军参谋本部次长真崎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37—138页。

甚三郎到锦县，与日军师团长、旅团长会商热河问题。七月十八日，驻义县日军三百余人，以石本权四郎被我义勇军拘捕为借口，向辽热边界的朝阳寺进攻。七月二十三日，日军用飞机数架，飞至平泉、凌源、承德一带侦察，并散发伪满的各种传单。七月二十四日，关东军参谋长致电军部参谋次长：“万一张学良的正规军敢于进攻关外时，应予惩罚，立即驱逐。中央当局关于这方面的手段方法考虑，与我军的企图和计划关系极深，乞将意见示知。”<sup>①</sup>二十五日军部参谋次长复电说：“关于热河问题的计划应随时汇报。要点在于：如果用外交手段已无效果，则以必要兵力，尽量直冲平津地方。但我想必须深刻考虑下述情况：即不被想让我军轻易出动的人所利用；并且，不至于在无准备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出兵。”<sup>②</sup>

八月二十日，日军一度占领南岭车站，炸毁南岭铁桥，并不断派飞机到热河边界侦察，散发传单，施行轰炸，似有大举进攻之势。过了一个星期，日政府为了改变“九·一八”事变以来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制定了《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时局处理方针》，关东军不得不暂时停止对热河的进攻。日本陆军省这时也发表谈话，否认日军有大规模侵热的举动。

在暂停攻热期间，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加紧了对汤玉麟的拉拢诱降活动。除利用汉奸、汤的盟兄张景惠和张海鹏等继续派人到热河诱劝外，还派了与汤相识的日军浪人高原<sup>③</sup>化装到承德对汤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38页。

②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39页。

③ 高原在归途中，行至朝阳附近，被汤玉麟所部爱国官兵数人跟踪截击杀死。

进行诱惑。与此同时，关东军还对汤玉麟提出了关于实现“满蒙一体”的具体要求。据张学良的幕僚王卓然回忆：这年冬天，日军以伪满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汤玉麟派出公安管理处处长张舜卿前往参加。日方代表有武部六堂，外加关东军参谋长代表和锦州日本驻军代表各一人。会上日方向张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说汤是满洲国委任的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必须派亲信负责的人为代表常驻长春，加强联络。第二，为了满热一体的关系，要汤同意把铁路由北票延长修建到承德。第三，为了加强联系，要汤同意日本军部在承德设无线电台。这三条由张舜卿电告汤玉麟，并直接电告在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复电令张舜卿断然拒绝。<sup>①</sup>

日本侵略者在争取汤玉麟的同时，对驻山海关的东北军将领何柱国也采取威逼利诱、双管齐下的手段进行拉拢。何柱国原是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九旅旅长，一九三二年七月升任临永警备司令，守卫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一线。日本侵略者通过天津驻屯军秦榆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sup>②</sup>与何柱国进行接洽；怂恿何柱国脱离张学良，实行“独立自主”。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底，落合以取缔义勇军和确保“满洲国”的安全为借口，要求何柱国创立一个包括滦东和热河的缓冲区。落合对何柱国说：日本可以相信你，可以给你足够的军饷军械，帮助你拿下热河，“然后仍可以悬青天白日旗，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为名，实行独立自主”。条件是叫何柱国切断关内对义勇军的联系。落合还对何柱国说：

《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65页。

② 落合正次郎是日本大将落合的儿子，曾充任日本士官学校中华学生队战术教官，熟悉中国情况，认识不少东北军高级将领。

这是第一步，将来还可以“进一步帮助”何进取天津。何柱国推说关系重大，不好轻易决定，拖延不答，暗中报告了张学良。<sup>①</sup>

为逼何柱国就范，日本侵略者在十二月八日制造了关东军铁甲车炮击榆关的事件。当何柱国出面办理交涉的时候，日本一方面由关东军谷联队长、吉岗参谋和天津驻屯军三浦参谋等出面，同何商讨解决炮击问题，要何承认炮击系由误会引起，并且要何取缔排日抗日行为，以此应付国际联盟。同时另由落合出面进一步逼何创立所谓独立自治局面。落合撇开何的随员，布置在一个密室里单独同何谈话。落合说，日本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完成并巩固“满洲国”境线，为此决定两案：其一为由关东军采取直接行动，占领并封锁长城各口；另一即由何柱国出面缓冲，立即在滦东和热河地区成立独立自治区。落合并对何说：日本希望最好能避免直接行动，由何出面缓冲，可以缓和国联。如果何同意这样做，日本可以立即给他二百万日元预付款，以后全部餉械另由日本供给。“如果此一案行不通，日本……只能采取直接行动，届时不但占领长城各口，如有必要，即使进取平津也无所顾惜。”落合最后还声明，他这次是“奉命”同何办这个交涉的。<sup>②</sup>何柱国按照日本要求处理了炮击事件，以作缓兵之计，然后赶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

日本侵略军看何柱国不入他们的圈套，遂决定制造借口侵占山海关。落合按照他早已周密策划的办法，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晚十一时，唆使国弘亮一分队长制造了“手榴弹事件”<sup>③</sup>反诬中国

《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56页。

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56—57页。

③ 溥杰译：桥场贤三：《一九三三年日军在山海关武装挑衅的内幕》抄件，原文载日本战犯办的《侵略》杂志。

驻军所为，向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发起攻击，并电关东军司令官和华北驻军司令官请援。关东军司令官乃令驻锦州、绥中一线的铃木第八师团迅速出动，向山海关中国守军猛烈进攻，于一月三日攻陷山海关和临榆县城，然后向热河进攻。

当时驻守热河、长城内外的中国军队并不算少。仅热河境内即有汤玉麟、万福祥、孙殿英、冯占海所部十多人，还有李海青、刘振东、邓文学部义勇军，驻守热冀察边境的部队也有十多万，总计二十多万。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表面上对热河战事很重视，先后派财政部长、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等人到北平。宋子文还于二月中旬偕张学良到热河视察，以“表示政府抗日决心”。宋子文还装腔作势地对热河守军说：“你们只管打，子文敢断言中央必为诸君后盾 诸君打到哪里 子文跟到哪里 诸君打到天上 子文跟到天上 诸君打到海里 子文跟到海里。”<sup>①</sup>为应付国内舆论，敷衍张学良，蒋介石还派了中央军三个师<sup>②</sup>北上参战。

热河战事开始前，国民党政府扬言：“热河为北方屏障，且多天险 政府已有准备 至少可守三个月。”但当时的国内有识之士，都对热河战事的前途深为忧虑。因为国民党政府的种种“抗日”举动，并不能掩盖其继续执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的事实。而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派系间的倾轧，更是人所共知。当时人们对张学良的指挥也深表担心。张学良名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有权指挥所有的华北的军队，实际上他连东北军也指挥不

《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日运动》，第11—12页。

② 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徵的第二十五师，刘戡的八十三师，均归第十七军军长徐廷瑶指挥。

了。热河战事开始后，张学良在一次主要将领会议上，让宋哲元把守长城冷口、喜峰口一线，宋哲元当即厉声拒绝说：“我的兵力太薄，装备又差，怎么能担当了这么一个大面。”并讥讽东北军某某是“败军之将”，不可信任，弄得张学良十分难堪。张学良要求阎锡山派出两个骑兵旅，阎置之不理。“请缨援热”的孙殿英，则是避免蒋介石将其南调，并阴谋伺机抢热河的地盘。汤玉麟虽属东北军，张学良对他也是毫无办法。汤玉麟把热河视作汤家私产，热河省的许多军政要职都由他的儿子、兄弟担任，对热河人民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热河人民称汤玉麟以及他的两个儿子为“汤家三只虎”<sup>①</sup>。汤玉麟虽拥有三万多人的军队，装备也还可以，但官兵多数吸鸦片。迫于当时的形势，汤玉麟不得不表示抗日，但常常心怀携贰，摇摆不定。他深恐其腐败的情况被传出去，竟毫不知耻地对人说：“你们看热河的军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若两眼同时看，那就错了。”<sup>②</sup>深知热河内情的热河电台台长吴子堃说：“张副司令（张学良）如果还要热河，就不能要汤，要汤就必丢掉热河。”<sup>③</sup>张学良虽然了解热河的情况，曾打算以万福麟取代汤玉麟，但因张作相的劝阻和他的顾虑未敢实行。

一九三三年一、二月间，日本侵略者在进一步部署侵热军事的同时，竭力为侵热进行辩护。日陆相荒木、外相内田、关东军司令武藤连续发表谈话、演说、声明，声称：“热河省与东北其它省有不可分之关系”；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乃属俨然之事实”。

① 汤玉麟外号“汤大虎”，他的大儿子汤佐荣任热河省禁烟局长，二儿子汤佐辅任热河省财政厅厅长，他们对热河人民的剥削压迫极为凶狠。

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26页。

③ 《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56页。

“万里长城是满洲国的国界”；满洲国对于该省内扰乱治安者或侵入该省内之不逞分子，自得视为侵略者，而讲求自卫手段或讨伐手段”。日军根据《日满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决定与满洲国军队合作，肃清热河军”，“确保满洲国安全之基础”<sup>①</sup>。伪满按照其主子旨意，声明要采取步骤，“剿除热河土匪与其它不良分子”，恢复和平与秩序。二月二十一日，关东军以第六、第八、第七、第十二等四个师团为主力，纠合伪军 总计十余万人，以茂木、川原、米山部队为前锋，向热河三路进攻：北路由通辽侵开鲁；中路由义县犯朝阳；南路由绥中寇凌源。

中国驻热河境内的军队也分三路应战。中路，汤玉麟所部驻朝阳的董福亭旅，因原团长邵本良煽动旧部投敌，以致不战溃退；北路，汤玉麟所部驻开鲁的崔兴武骑兵旅，刚一接战亦投敌。于是，北票、朝阳、开鲁于二月二十五日同时沦陷，致使赤峰、凌源方面孙殿英、万福麟的部队，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万福麟率部退到喜峰口，孙殿英从赤峰撤到多伦。汤玉麟闻讯惊慌失措，三月一日急电平津，征集大批汽车，并将前方军用载重汽车二百四十余辆扣留，装载私产鸦片等向天津租界输送。<sup>②</sup>张作相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刚从北平到达承德，即于三月三日退回古北口。汤玉麟也于三月四日晨率部离开承德向滦平逃跑。三月四日上午十时，日军先头部队一百二十八骑进占承德。计自日军开始攻热到承德失陷，前后不过十余天！

见《国闻周报》第10卷，第4、6期《国内外大事评述》和第5期《内田荒木之演说及其影响》。

② 伪军有张海鹏、于芷山、程国瑞等部，以张景惠为总司令。

③ 《国闻周报》第10卷，第10期。

热河的失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国民党反动政府又象丢失东北时一样，把失地的责任全部转嫁在主持北平军分会的张学良身上。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这时，蒋介石急忙由江西跑到保定。三月九日，蒋介石偕宋子文约张学良到保定蒋的专车上商谈。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你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传达你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①

张学良被迫去职以后，蒋介石为贯彻其对日寇继续妥协投降的方针，任命何应钦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并请纓杀敌的爱国将领下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接着他又命令何应钦取消河北境内义勇军、救国军等抗日组织，派蒋孝先的宪兵第三团到北平搜捕共产党和爱国青年，破坏华北人民的抗日活动。

当日军占领了热河，继续向长城各口进攻的时候，何应钦一面企图依靠古老的长城作为唯一的防御工事，阻止日军进入关内，一面准备随时与日军直接交涉。驻守喜峰口的二十九军和驻守古北口的中央军三个师，虽对日军的进攻作了相当激烈的抵抗，给了日军以打击，但这种完全防御性的抵抗，终不免失败。三月中旬古北口守军退守南天门，四月中旬冷口、喜峰口相继失守，四月下旬，经过激战，南天门亦被迫放弃。

当南天门激战的时候，何应钦即已向日军探询求和的条件。他当时曾当面告诉负责驻守南天门的各师长：“在南天门至少要打

两星期，才能维持政府在国际上的面子”<sup>①</sup>。实际上他是要争取时间，以便向日寇进行“让步”的交涉。据关东军司令部《关于停战谈判的日志节录（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二十二日）》记载：“四月二十九日，驻上海武官来电告知：陈仪对何应钦竭力说明停战的必要，何应钦有诚意对待的意思，并来征求本军的意见。”“本军复电：如中国方面一反故态，悟其非是，愿开诚相见，后退至本军所指示的一线（密云、平谷、玉田、滦河右岸一线），放弃挑战态度，本军亦不采取挑战态度。”<sup>②</sup>

这时国民党在人事安排上也作了要妥协投降的准备。五月三日，南京行政院设立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指定亲日派头子黄郛为委员长。黄郛在上海与东京方面派来向他进行疏通的人进行了秘密接洽，得知了日本方面欢迎他出面办理华北交涉事项，并愿意“让步”，“先处理长城以里的战区，可以停战，并可将军占据的地方交与华方”的底蕴，所以欣然受命到华北办理对日交涉。他在启程赴华北时，即派殷同去大连与汉奸李际春接头，又去长春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接洽，就停战准备工作交换意见。<sup>③</sup>

为逼国民党政府按日军要求的屈辱条件实行停战，五月初日军参谋部制定了《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提出“以关东军继续使用武力压制的基调”，“造成现华北军宪实质性的屈服和解”的方针，关东军下达作战命令，“对长城南面地区”，继续进攻。中国军队未再进行有效的抵抗。五月中旬，日军第八师团突破了

《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98页。

②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47页。

③ 《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02页。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47—148页。

南天门以南大小新开岭一带阵地，第六师团逼近丰润，“作战经过极为顺利”。日军“为了以军事上最有利的形势进入谈判，一方面希望第六、第八师团在军事上继续进展，一方面使驻北平武官怂恿中国方面后退”，并制定了《停战善后处理方案》其方针是“利用华北方面的战局正有利进展的状况，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提议停战。本军即接受提议，……进入谈判”。《方案》还规定了“进入停战谈判的条件”“停战条件”“谈判地点”“谈判对手”等项。<sup>①</sup>

到五月下旬，日军已侵占了秦皇岛、北戴河、抚宁、迁安、卢龙、昌黎、密云、遵化、蓟县、玉田、丰润、唐山等二十二市县，进逼平津，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并派飞机飞临北平上空侦察，迫使国民党政府缔结城下之盟。

面对这种局面，何应钦等人惊恐不已，急于求和。五月二十二下午，何应钦与北平日本大使馆代办中山会见。中山首先说：“我早就接到我政府的训令，如华方来人言和可以接受。前此贵国几位来我方谈和的，都是以个人身份，并非代表中国任何方面的。现在事态紧急，日军东至通州，北到密云。若是我们谈和，请问阁下：我应找贵国哪一位去谈？”何应钦回答说：“请你就找黄郛委员长去谈，我请他随即与你联系。”中山走后，何应钦与黄郛打电话，说明中山代办来访之意，请黄抓紧时间办理。黄即于当晚在香丁胡同日本海军武官官舍与中山代办会晤，直谈到深夜方散。<sup>②</sup>五月二十四，何应钦召集黄郛、张群、黄绍竑等人在北京西便门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49页。

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03页。

外跑马场开会，研究应急办法。黄郛说，他从驻北平日本武官方面得到消息，如果中国方面肯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便可停止对北平的进攻，用外交的方式结束此次战事，并希望夜里两点钟给他们答复。否则关东军即向北平进攻。经过一番讨论，何应钦最后决定派军使去与关东军要求停战，由黄郛等去答复日本武官。①

二十五日上午五时，何应钦急急忙忙派军分会作战处长徐祖诒（燕谋）随北平日使馆武官乘汽车去密云县某村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要求停战。第八师团长西义一在司令部里举行了接待军使仪式，让徐祖诒签订请求停战的“觉书”，而后提出了关东军早已制定的暂时停战办法，内容概要是：（一）华军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芦台以西以南一带，以表示停战的决心，请日军不再前进。（二）于五日内日方（指关东军）派遣代表与华方军事当局（指军分会）讨论停战条款。（三）正式谈判地点须在日军占领地内。② 当日中午徐祖诒回北平报告了接洽的情况，何应钦随即决定派军分会参谋部厅长熊斌为首席代表去与日军代表谈判，同时让黄绍竑（北平军分会参谋长）去庐山向蒋介石作报告。二十七日下午，黄到牯岭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孙科等人报告军分会所作的决定。蒋介石听完报告后连声说：“好！好！你们处理得对。以后的问题我另有电报给敬之（何应钦号）。”③ 汪精卫、孙科亦无异议。

五月三十日，中国军代表熊斌与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仓库楼上会谈，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其

《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8—19页。

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9—21页。

③ 《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9—21页。

内容是：

“( 1 ) 中国军队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南地区，今后不得越过该线前进。又不得作一切挑战扰乱行为。

“( 2 ) 日军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及其它方法，视察实情。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予以便利。

“( 3 ) 日军确认中国军队已撤退至第一项协定之线时，不超越续行追击，且自动撤回长城线。

“( 4 ) 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担任之。”

这个协定，可说是继袁世凯之后最大的卖国条约之一。这不只是协定所用的诸如“挑战”、“扰乱”、“不再追击”等侮辱中国军民的词语，为一切热血的中华儿女所不能容忍，而其实际内容给予中国的损害更是极为巨大。例如第一项规定，中国军队从此项所协定之线撤退后，再“不得越过该线前进”，这等于说，中国承认永远不能收复东北四省失地；协定第三项规定，日军“自动撤回长城线”，这就无形中承认长城线为伪满洲国国界；又如第二条规定，日本“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视察”中国军队撤退及以后的情形，这就可以作为日军日后进攻华北、囊括平津的借口。塘沽协定的签订使冀东逐渐变成了“满洲国”第二，并使华北置于日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为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提供了方便条件。

这个屈辱的卖国协定，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汪精卫却不知羞耻地辩解说：“此次河北停战谈判，限于军事，不涉政治，……局部缓和，不影响于领土主权及国际地位”，并说这是为

了“久劳之军队穷困之人民得所苏息，……是非利害 诉于国民真实及悠久之判断”。<sup>①</sup>天津《益世报》针对汪精卫的谬论驳斥说：“事实胜过雄辩。…… 证以协定概要，这次交涉，是屈服，是投降，是属地自居，是唯命是从。……汪院长谈，交涉结果必不影响于领土主权及国际地位，协定内容如此，当局犹作此聊以解嘲的慰藉 何异自欺欺人。”<sup>②</sup>这段话揭露得十分深刻。

《塘沽协定》的签订 标志着长城抗战的彻底失败。但长城抗战本身，确曾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打击。

在长城抗战中，首先给日军以迎头痛击的是驻守喜峰口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傍晚，从热河溃退到喜峰口的万福麟部队，在日军步骑炮联合部队的冲击下迅速败下阵来。口上高地被日军占领。刚赶到接防的三十七师先头部队上前迎战，夜间从喜峰口的两侧夺取高地，稳定了口上的战局。十一日一早，日军发起猛烈攻击，三十七师的主力亦赶到增援，在喜峰口附近激战竟日，几处高地反复争夺，白刃相接。十一日，又激战一天，双方死伤都很重。晚间，师长张自忠，副师长冯治安和负责二十九军前方指挥所工作的何基津研究，报请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批准，决定运用本军的特点，利用夜战、近战，出其不意，予以袭击。于是把第一线正面交给王治邦旅固守，抽出赵登禹、佟泽光两旅分两路包抄敌人。一路由赵登禹率两个团，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侧背；一路由佟泽光率领两个团，从右翼经铁门关出董家口 绕攻敌左侧背 攻击喜峰口东侧高山之敌。夜半，

《国闻周报》第10卷，第22期，第4—5页。

② 天津《益世报》，1933年6月1日，《评中日停战协定》。